

书写自然目的是为了表现人

□杪 楞

因,在现实层面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王昉)。

尽管专业研究者做了严谨的学术分类,但对于普通写作者和读者而言,往往莫衷一是,甚至不做细究而混为一谈。仔细查考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从人对自然的同不同立场上去理解。如上所列,把自然理解为至高的精神,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旨归的生态文学,所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都是对待自然的不同立场在文学中的表现。无论这些观点及其表述客观与否,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自然进入文学之中,其根本功能和目的只在于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形象,人对自然的看法只是主题构成之一。

无论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自然进入文学的方式,都是写作者面对自然“说话”从而把自然引入文学中。它的功能和地位无外乎两个:一是作为被表达和呈现的主要对象,其中包含了作为生态的自然和作为精神的自然,例如西方文学中的《瓦尔登湖》《沙乡年鉴》《熊》等,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如刘先平、胡冬林、徐刚等的创作。这是生发出当下关于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话题的主要场域。二是作为文学世界里人物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在关于文学的知识中,环境描写是重要的创作技巧和内容,而构成文学世界的环境即包含社会和自然环境两部分,其中自然环境是作为人的活动空间之一而存在的。

从文学史到当下的文学现场,把自然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写作并不普遍,但正是它们构成了类型意义上的自然文学或者生态文学。在文学类型学理论中,发生类型化的原因在于审

美的阶层化。近年来,自然文学成为热点话题,虽然是这一原理在当代文学现场的显现,但同时受到社会背景变化的深刻影响。首先是自然为对象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其次,超出自然承载能力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环保问题受到重视;此外,在精神层面,则是进入商业和网络时代,被工业和信息技术革命改变的生存、生活和精神环境变得更加逼仄,人类不断反思自身的生存境遇和发展方式,从而生发出向往自然的情感,并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展开省察。自然作为文学写作的场域或对象在当前受到重视,与这些原因是分不开的。

与自然有关的写作被类型化,预示了其中某些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实用性,尤其是聚焦环境问题的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并批判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向大自然无限度索取而导致的环境问题,是隐含在这些作品中潜在的创作动机。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通过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全方位调查,揭示了滥用农药给环境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危害,昆虫、鸟类被农药杀死,春天因为没有它们的鸣叫而寂寥得令人恐惧。这部作品充满对自然的人文关怀,并对人类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被誉为开启了现代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

除了正面表现环境恶化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延续传统的自然观,将自然当作寄托心灵的家园外,关于自然的写作还有一个向度,即摆脱将自然作为审美客体的单向思维模式,深入内部探查自然世界的隐秘伦理及其运行规律。这个视角赋予了自然界一定的主体地位,对

于以人类价值为自然赋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言是一种突破。胡冬林的《山林笔记》是作者生前在白白山区长期驻扎生活的日记体作品,是一部兼有散文审美特征的非虚构生态文学佳作。作者以亲身观察的见闻和体验,生动记录森林中的黑熊、金角鹿、狐狸、野猪和鸟类、菌类、花草等的状态,生长习性等,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字里行间透射着对自然的敬畏与怜惜之情。冯小军的《林间笔记》与此类似,用唯美而又抒情的笔调描绘森林、溪流和草地间的自然风物及其构成的和谐关系。这些作品在传播自然生态知识的同时,也表现出独特的自然观。在这些作者眼里,自然不仅是生命的,也是有情感和意志的。

与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崛起的趋势相反的是,文学作品中作为人的生活环境的自然描写却在大量减少,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小说中,也出现在散文中。这是城镇化后日常生活疏离自然而出现的必然结果,由于缺失了自然的抚慰,这种趋势加剧了人在社会中的焦虑心情和精神困境。

追根溯源,文学对自然的表达与怀恋关涉人类的终极命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人类走出丛林就是将天然的自然变为化人化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对世界的对象化。人类愈进化,社会愈进步,自然的对象化程度愈深。在这个意义上,远离自然成了人类的宿命。但是,自然作为肉身和精神家园,早已成为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性构成,因此向往自然、歌咏自然,并用自然映照自身,是文学创作中的永恒主题。无论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抑或是更加具体化的环境文学,书写自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表现人。

□张玉田

作家周国平曾说:“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总之,没有死,就没有了生命的意义。”由韩延监制、刘江江编剧并执导的电影《人生大事》,聚焦少有人关注的民间丧葬行业的殡葬店,在一次工作过程中遇见了孤儿武小文,意外地改变了职业和生活态度的故事。影片不能简单地说是部讨论死亡主题的作品,它借用死亡或者说丧葬故事的外壳来表现创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尤其是对当下现实社会的思考。

影片虽然直面死亡,但刘江江却将殡葬这样一个在现实社会中讳莫如深的行业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和刻画。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沉重甚至令人沮丧的,但通过刘江江温情、自然的处理,悲痛中交织着欣慰。他从严肃的生死话题中,延伸出丰富的、略显荒诞但绝不怪诞的、耐人寻味的意义来,并别出新意地将一个小女孩儿塑造成主角,把死亡这个原本沉重的概念融入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百态,变得温情而又治愈。这种讲述方式自然而然地让观众产生共鸣与共振,不同年龄段、各行各业的观众情不自禁地被带入影片中的情景,与片中人物一起“向死而生”,去思考生活、生命的意义。

哲学家斯宾诺莎曾说:“自由人,亦即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他不畏死亡的恐惧的情绪所支配,而直接地要求求善。换言之,他要求根据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原则,去行动、生活,并保持自己的存在。所以他绝少想到死,而他的智慧乃是生的沉思。”影片中,在从事殡葬业的主人公莫三妹的眼中,去死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外婆的死只是肉体的消亡,外婆逝去后,她对小文的谆谆教诲永远留了下来,“粒粒皆辛苦”“路长在鼻子下头”“见好就收”……小文儿时记得外婆说过的话。这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生”。是的,影片虽然讨论的是死,但它告诉我们的恰恰是生,摒弃对于死亡的过度恐惧和焦虑,善待身边人,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好好生活,实现人生价值。人生苦短,欢乐和美好的时光更为短暂,又因为它随时可能逝去而愈加珍贵。从这个角度看,随时而来、不可避免的死赋予了生真正的意义。

面对死亡,人们不禁思考,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答案也许有千万种,而笔者更愿意以“爱”来概括——人生大事唯有爱。然而,“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周国平说,也许没有比“爱”更抽象、更宽泛、更歧义、更不可通约的概念了。让我们回到影片,从中摄取几个关键词,或许可以作为理解人生之爱的钥匙。

其一,爱是怜悯之心。莫三妹不仅对死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哀怜,而且对于生者有一种本能的体恤。如果说他为死者做事是出于职业需要,那么他收养小文,不惜一切地照顾她,怕她冻着饿着,让她她遇到意外,让她她上学知识懂道理,以及为曾经背叛了他的女友死去的丈夫化妆整容,等等,则完全出于同情和怜悯之心,因为这种保护和帮助在别人看来也许毫无必要,甚至有些冒傻气。也许有人会说他出于无奈,是因为逼仄的生活不得不做出的被动选择,但笔者认为这些都源于他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与怜悯心,与责任无关,甚至与觉悟无关。正如现实中有的人总是比自己弱小的人或说需要帮助的人本能地伸出援手,即使因此吃亏或受委屈也不放在心上一样。

其二,爱是奉献。莫三妹对于包括小文在内的其他人的爱是单向的,是不求回报、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无私的爱、纯粹的爱。这可能是最接近“爱的真谛”的一种爱。也有观众为莫三妹最后没能与小文的亲生母亲走到一起而感到遗憾,甚至替主创创意,无论从情节的发展走势还是从小文母女的情感趋向看,他们重新组成一个三口之家并非不是天作之合。但是主创并没有这样处理,而选择让莫三妹把小文送回母亲身边。唯其如此,观众才能真正体会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爱的快乐。如果让莫三妹与小文母女重组家庭,看似圆满,实则落入俗套。

其三,爱是善良、真挚与不屈不挠。莫三妹因为生活的变故不得不从事父亲留下来的、自己并不喜欢的殡葬职业,女友背叛,经济拮据,面对坎坷的生活,他虽然嘴上说着“麻烦”,却从未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小文弃之不顾。也正是他这颗真诚、炽热的心,让他在一次次工作中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从而获得他们的认可。在与小文的互相救赎中,在成为一名合格殡葬师的过程中,他感悟到对生命的尊重、对死亡的敬畏,这个转变对他开始认真对待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开始:对小文细致入微的照料,对逝者的尊重,对生者的安慰,对父亲的理解,对前女友的谅解……莫三妹的善良、真挚与不屈不挠,帮助他找到人生的希望与坚持下去的动力,完成了属于他的成长,跨过死亡带着希望向未来生活前进。

人生大事唯有爱

——电影《人生大事》观后感

讲述河北故事 传承燕赵文化 ——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北卷》

□张 林

河北雄厚的历史文化和复杂的地貌特征,孕育着无数精彩的民间故事。杨荣国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北卷》(2022年5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是当代河北优秀民间故事集的杰出代表,极具河北地域特色,饱含燕赵文化特征。

民间故事在河北流行区域广泛,浸润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在茶余饭后休闲时排忧解难,在耳濡目染中传播风情,在悉心教导中滋生文明。民间故事作为传统生活的“活化石”,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载体,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厚重的燕赵文化孕育了数不尽的精彩民间故事。

杨荣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从事民间故事的挖掘整理工作,她主持过五项国家级课题,主编二十多部作品,其中《居落文化的明珠——中国歌村故事》《民间故事家——靳景祥》等著作诠释着她对民间故事的热爱。她整

理出的著名故事家靳景祥故事集《花灯疑案》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第一本民间故事家专集。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北卷》是在河北众多优秀民间故事集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文明传承需要精选而成。全书共135万字,分八个部分展现河北民间故事的全貌。书中选录的故事大多是流传在河北,反映本地区民情风俗、宗教信仰、地理环境、语言风格等特点的故事。如“狼外婆”母题故事,书中分别选了藁城、隆尧、乐亭、卢龙四地的同类故事,四个故事都具有各自鲜明的地方语言特点,蕴含着各自地域生活细节、生活场景和民俗事象,渗透着地域文化的背景与特色。书中占比最高的是幻想故事,用艺术的浪漫主义风格



表达了人民的爱与憎。通过这部书,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河北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艺术特征,更能汲取民间文学丰富养料和宝贵经验,对生活和文艺创作大有裨益。

文以载道。燕赵大地哺育下的文学作品,无不凸显慷慨悲歌之气,散发河北独特的魅力。从文化类型看,河北民间故事既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的结晶,也有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交融沉淀,主体文化与多元文化并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北卷》根据民间故事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特征,依照各区域间地理地貌环境、人文历史发展不同,根据不同的故事圈特点依次分类。

全书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地方色彩浓郁。《盖山东认输》《拳八爷力挫铁掌王》等让

人看到练家子不是靠蛮力,而是凭借武德服人。崇尚武德精神,讲究豪侠义气,是武林故事的灵魂。《火彩戏法》《飞刀威震九月会》等篇则把杂技集力量、智慧和形体美于一体的特点,描述得淋漓尽致。《三仙娘娘》《盐母洒血护盐滩》等演绎的一幕幕感动天地的义举,勾勒出民间对妈祖和盐母的信仰崇拜。二是文化内涵丰富。书中既有反映家庭关系和社会道德的生活故事,又有褒奖真善美和贬斥假恶丑的幻想故事,也有反映底层人民同各种压迫势力做斗争的机智人物故事,还有表达劳动人民诙谐幽默的民间笑话。此外,故事附录中当地民俗风情、讲述场景及传播状态、采录故事的趣闻轶事等一应俱全。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北卷》不仅能全面反映河北民间故事状况,展现鲜明的河北地域性和突出的艺术特色,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文学欣赏价值,这使得它从河北众多故事集中脱颖而出,成为反映河北故事全貌、传播燕赵文化精髓的集大成之作,读之使人受益匪浅。

寻找历代笔记中活泼的灵魂 ——陆春祥《云中锦》赏析

□刘 敬

笔记书写人间百态,弥补正史对民间关注有限的缺憾,是一座极具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的宝库。陆春祥《袖中锦》的姊妹篇《云中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以“今人笔记”的形式来解读古人笔记,还原了历史上著名笔记作品的幕后故事。

作者匠心独运地将中国历史上闻名遐迩的九位笔记名家——段成式、沈括、叶梦得、洪迈、周密、陶宗仪、刘伯温、李渔、袁枚等人邀聚一堂,穿越时空,共赴一场“高峰论坛”。作者则化名陆布衣,以虔诚之心记录下智慧与智慧碰撞、灵魂与灵魂交融的精彩过程。

全书共有九卷,自甲卷始,至壬卷终,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别开生面地叙写了九位名家各自的家族渊源、成长经历、志趣追求与命运沉浮,以及他们所撰《酉阳杂俎》《梦溪笔谈》《石林燕语》等笔记的体例结构、时代特征、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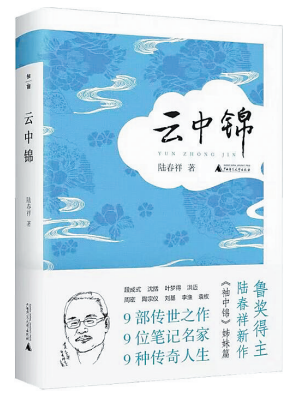
与亮点等。作者语言幽默,亦庄亦谐,多以今人视角剖析古人思维,字里行间寓以中国古代文人情怀,或令人捧腹,或发人深省。

以段成式为例,他为官人,不仅兴修水利有一手,写诗填词,亦有两把刷子。他的诗名与李商隐、温庭筠齐肩,因为三人在家族中均排名第十六,因此,他们的诗体被人称为“三十六体”。段成式不仅有闲情雅趣,更有工匠精神,从书房到田野,从小虫到巨兽,其满腔热爱秉持之以恒地对动物们进行观察、研究,最后形成了《酉阳杂俎》中的《虫篇》《毛篇》等四卷翔实丰富、令人叹为观止的科学笔记,而内容,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其他的则更加博大精深。而更多时候,《酉阳杂俎》仅是一个引子,书内书外,或悲或喜,串起的是一段极具时代特色的个人生活史、精神成长史与社会变迁史。

再如沈括,作家以《梦溪笔谈》为主线,用轻松的笔调、细腻描摹,生动再现了沈括从

步入仕途、参与变法到兵败永乐、归隐梦溪的经历;从兴修水利、围圩造田,到“胆水炼铜”“石油制墨”的化学成就……即便隔着近千年的光阴,亦能让人感受到沈括博学多才、忧国忧民的伟大形象。作者鉴古知今,将渺若尘埃的个体命运置于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书写。除了段成式和沈括,其余七位亦然,在碰撞、交织与抗争中,突显作者以史为镜的创作初衷。

孟浩然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人目光回溯,欲涉猎而“见往事”,正史典籍自然无法忽视,然而,仅此一途亦必一叶障目,难窥全貌。唯角度不同,方式不一,才能对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物有更加清晰、全面、完整的认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风格独具的一部分,笔记作品因为多为之所至,率性之作,面目反而更加真实,能对正史予以有益补充,鲜活地还原古人生活的“第一现场”,呈现古代文化名人血肉丰满、真情涌动的生命底色。作者将



基本只活在文字里的历代笔记作家及他们的代表作品一一呼唤起来。正史里长短不一、详略不野的传记,各种笔记中不少的趣味记录,荒野,杂碎,残碑,断文,烛台上的残香残烛,作者一一勾连挖掘,构筑演绎成阔大而深邃的历代笔记江湖。

生活如斯,任其所是 ——评杨葵《枝条载荣》

□陈艳敏

在当代文坛,作家杨葵的文字风格独树一帜:简淡易读,况味悠长,大有明清笔记体文风。今年,杨葵从自己写的200万字文字中精选出40万字,编成三卷本自选集《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通过自选集,读者又一次走进杨葵的文字和思想世界。

杨葵的文章大部分是灵活短小的散文,自言属于“自唐宋一路下来到民国的‘笔记’文体”,写节气、旅游、读书、观影、听琴,乃至日常生活的琐碎种种,往往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读来令人莞尔,又温和蕴藉。

三卷本自选集中的《枝条载荣》围绕“过日子”展开,是作者随时随地的斑驳思绪,亦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一茶一饭,晨起暮止皆有闲情与思悟,无姿态,不做作。杨葵的日子很淡,然而看似平淡的生活,却被他书写得有滋有味。杨

葵的写作,是他生命舒展、心灵驰骋的过程,亦是他持续向内求索、自我觉悟的结果。

杨葵的恬淡里有着一种悠然自得,世间的是是非非、熙熙攘攘,在他眼里“一点都不重要”,他只顾宠辱不惊地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顺遂心性自由放逐。杨葵曾在出版社供职,他在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时却毅然辞职,过起了另一种生活,有个性,有主张,一点也不含糊。

书中的杨葵优哉游哉。在人人只争朝夕的今天,杨葵心无所牵地约好友到公园闲谈务虚,与同道安坐花下品茗抒怀,留心周遭的万物生长,四时变幻,关注“与我共一空间的因缘相生”,在人力力争上游的当下,杨葵退守到寻常,抚琴长歌,“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趣”。稼轩词中的意境,想必亦是他的心之所向,内心深处,他更愿意在世故、社交的世态出离出逃,回到乡村“野”,回到源头之物,回到根本所在,体验与生俱来的那一份自在从容

和源自内心深处的纯粹、朴素与欢乐吧。

无中有万有,简单中本自丰富。回归了自然本性的杨葵感天应时,从立春到大寒,记下二十四节气的日常生活,喝茶谈天,掩卷冥想,思考人生。《立秋·气息》由着记忆渲染开去,有味道,耐品,朦胧写意;《立冬·昆明》经由往事串连起来,有生趣,有感怀,闲适自在;《大雪·慢读》中的他应情应景,揀出一本小书细读慢品,任思绪飘散。不起眼的寻常生活,被他寻出了无限的诗意,在慢下来的当儿,他发现了很多丰饶的美好。

半生的出版生涯,使他难以褪尽编辑本色。书中,他情不自禁地谈编辑出版,谈读书写作,谈书目编排和版式设计中的无穷诗意;在书店,他带着读者的眼光翻阅,更带着职业的积习省察,从琳琅满目的新书中凭直觉看到“选题”越来越精致,视野越来越狭窄,“书籍选题流行趋势不知不觉间已从森林转向树木”,发现“人的能耐如此之大,选择如此之多,反而越来越喜欢

躲进小楼成一统,忙着锄铤必较”。所以他说,是时候抽离树木,站得更高更远了,该回过头来多看看森林了。他希望人们将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中去观照、感受和思考。在他看来,即使一些大动作大手笔,一旦放到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去考量,也不过是“从井底的东南角跳到了西北角”。许多轰轰烈烈的热潮,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现象重复。从书中,他看到了“选题”的局限,也看到了人生的局限。

杨葵的生活是自由的,也是丰盈的,他对日子的理解十分朴实,“有度日如年一说,形容日子不好过。我的日子日日如日,无好无不好,一天就当一天过,日升月落,吃饭睡觉。过日子就是这样吧,有一搭没一搭的,看似有条有理,仔细看又缺这缺那,可是再仔细瞧瞧,什么没有呢?哪怕是条理,不可思议的条理。”

是的,生活不就是这样么?如书名所言,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正是枝条叶茂的样子。